

湖廣通志卷之第五十四

藝文十一

啟

南北朝劉潛為武陵王謝賜第啟

竊以南望朱鳥北距蒼龍右帶

御溝左迴青路卑晏嬰之湫隘同潘岳之閒居臣幼自宮掖長游城府雖輪奐之美多門而館第之私未暇今輕舟將反高門遽錫遂葺宇築室百堵皆興雲屋連薨一朝弘啟

唐柳宗元上襄陽李僕射啟

宗元啟晉周宣中與得賢臣召虎師出江

漢以平淮爨故其詩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其卒章曰於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寇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愧周室哉某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為世屈意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四

一

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雅什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稗官里人得采而歌之不勝憤踴之至輕贖尊威戰越交深謹啟

與湖南李中丞啟

宗元啟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

也居君之地而窳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也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常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賜之賜之亦可受也又惟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往之士唯已一毛之爲愛故遁以自勉孟子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窮則退讓而不求至則捧受而無慚斯固爲貪汚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耻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爲工無貲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徼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于閣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覽

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為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謹啓

賀高相公除荆南啟

蓋聞漢得韓信而興楚失陳平遂滅今者江騰海沸山動

岳搖荆門告累邠之危淮楚陳剖胎之難赤眉捲地黃巾滔天公侯無匡合之才藩鎮乏縱擒之術若不預咨賢哲早託英雄則何異魚遊宋池鸞巢衛幕崑崙火發玉石俱焚歷陽水來智愚同陷雖思嘗瞻何補噬臍且孽斷華山宜假巨靈之力決平洪水須憑大禹之才是以上自一人下同百辟僉云非相公不能定荆楚非相公不能縮貨泉既無易於肩堯遂有成於命說伏計即離犀浦遠赴龍山銷唐帝吓食之憂解黎庶倒懸之急某家在湖外即出關中遂假道於荆關獲起居於梅鼎仰將軍之大樹敢議營巢窺丞相之巨川唯希在藻

宋蘇軾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啟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

生還復與縉紳之末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披緘驚駭眩撫已汗惶恭惟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四

二

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道德薰黃之右牢圍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警咳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既

頌

唐張九齡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為大

舊多二三輔之家今則一都之會故在晉稱南雍在楚為北津厥繇龐雜亦云難理而前此領郡鮮能安人或猛或寬或拘或抗跡多弗類俗亦弗寧是以天子念與我之共理而公受頌條之寄矣公名恒字子濟其先河西人也祖師幽州長史父禮庭奉天尉監察御史代不苟合義在難進雖無克量之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有器望即温而聽厲動敬而居簡度量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而先王遺言率由好學君子行道必本忠恕浚源水潔厲翼雲翔故一舉為拾遺已有遠致三人為御史侃然正色當時知者謂且大用而尚書理本郎官選才亟踐諸曹克厭群議及在典外郡遂佐

益州攝御史中丞都督西南軍事原軫超將豈唯
上德翁歸中直實兼文武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
儲擾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
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
毒瘴負擔以踣斃垂餌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
公底績盡境賴全至於足邦也政實有素今也推
行不違其方以索其極莫不教之誨之優之柔之
從者善之否則威之先德後刑端本肇末物知所
勸事則有經率訓者衆多變薄爲厚感惠者深遠
旣和且均夫然後人斯耻格庭少爭訟察佐門拱
屬城晏和其始也一年而政成其終也一年而頌
盈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開元十二年以理跡
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旣解印
去郡攀車盈途或頭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
望不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五里已終朝十日乃
出界而皆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
市爲之罷春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
爲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郡中士大夫
與門生故吏聚族而議謨德是以刻石立紀彼鯛
陽之陋墮淚成碑此峴山之績曰英英斬公宣哲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四

三

秉彛爲我髦士作人元龜倜儻大節磊落瑰詞人
亦
有言天實資之御史直繩卽官高遷選動必兼
能皆再踐糾過邦慝彌綸事典遂及我人化流樊
沔激勵素風抑揚善政納已爲法急人所病物固
推誠事匪忘敬感被于下仁明在誅舉德不鮮涉
道載深穆然清風莫其遺音斬公旣沒厥跡可尋
勒石是圖符載斬州新城頌
城于防春秋書之重
時也城于斬輿人誦

之美功也何可謂之功曰余得言之矣大唐庚辰
歲秋九月岳鄂觀察使御史中丞鄭公前牧于斬
春始佩銅虎符是年冬十一月蔡人不虔天子詔
諸侯之師誅破之我有疆場與人腹背慮禍甚劇
爲虞落然民大愁恐若寇暴至是邦世夙管無事
人傲慢垂百餘祀城隍不張頽墉壞堞僅爲平野
公乃度舊址量客土脩畚鍤蕭丁壯勃焉而興於
是謹刀布以索力考磬鼓以蕩氣嚴進退以設令
立師伍以程課丞徒雷呼萬鎚星飛誅惰聳勞間
無留時凡甲子五癸卽崐然城成矣牖高三雉門
容兩轍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門臺神睨霞旆雲
截如崇山斷岬窺不可嚮議金湯者我居首焉日

者嗣曹王臯討希烈之叛於此嘗具板幹作為環
築後徒巨億經費稱是樹而復潰卒無能名風俗
苛老以為蛟螭靈在蟠窟固護使人不克其績也
公躬自省視循理辦物心禱且計輔之至誠遂用
堅緻鳴戲斬城楚舊封也疆淮蔡邇申息地當隘
束實生攻奪若嚮時敵者驅鐵衣出穆陵襲我無
備搖脛而至即江淮之南吾見其波動矣然俾夫
大藩倚其固屬郡抱其勢千里士庶高枕而臥寇
不敢萌彎弓捻矢之意者新城之謂也繇是大君
聽民間威聲聞望以公有文武上才秉心塞淵可
以防方隅可以握貴權故拔自倖牧雄居盛府由
川幢蓋皆舊物也寄任之重憂無其隣夫賢為世
重績因時達微新城吾見公之力才事業其堙鬱
不揚乎鰈生作頌頌以示後辭曰庚辰之歲鶉首
有彗人用五兵維彼斬下疆及風馬寔啓戎情在
管無虞茂其闡閣埋堞頽傾我公作守恢拓荒舊
乃新其城百堵言言四阿屏顏轟如雲平扼衝據
會寇不敢過生人休戚網維盛烈遭時而發鴻振
芳名我有貞石不追不琢孰聞風聲
是用作頌冀茲不朽與日月永明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四

四

明宋濂平江漢頌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之師

與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
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
髻之童涇沫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
諒據有江漢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修鱗鱗虐驅
蒸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蜂蟻之衆直窺豫章
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諭群臣曰陳為不道敢屢
子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
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巢穴
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
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圖我豫章是其凶德
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
順惟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
群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
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
海倫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
胄馮燾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因大誓解
圍遁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即山戊子上午
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敵陣呼聲動

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鉤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已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戒嚴以候其發八月敵將又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賊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於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艦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觀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符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元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兵亂而奔未始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爲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四

五

天地晦冥日月無光山湖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錡與天無極較之二國無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闕典歟臣謹脩著其事撰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于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天眷有德實爲哲王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旣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蠡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凶頑鋒蝟瓮蟾輕陟我疆以跳以跟亦旣剪刈僵骸覆江洧濟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盍胡不然復啄而啣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整爾誠瑤光在中爨則之月禡於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以發紀律精明旄天奮激旛旄揚揚駉艘將將戈矛洗洗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旣與賊逢大呼衝擊藥騰藜駁星流火戟虐燄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相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攢椀奏颿筍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彼魄旣褫扶劍而逸聚於湖澳僅有喘息我方植

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艘如龍如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死賊徒貫睛交顛仆若枯柳大斃既除餘不能醜遁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歸我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饑予哺管何昏迷今始撤葑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於樂歌節以鐳鏡飲至於廟頌賞於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歌或謠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升平可坐而笑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卽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大小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泊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之功俊偉赫曦揆古無讓可無味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僉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且遵行永作民極

皇清李必果張大中丞江漢救苗頌有序

康熙十年五年夏秋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四

六

之交湖北大水八郡咸被其苗大中丞尙書玉如張公適撫茲土見之盡傷乃心躬禱于神江濤爲之退避已而流亡稍稍復業然田廬蕩廢比屋不炊公旣奏蠲常賦復繪圖入告請發倉庾以賑事下司農方在覆議間公謂此非常之苗不可拘以故事必待報可而後爲之恤則民不堪命矣且歲暮卽發官廩來春其何以繼迺首捐俸錢若干粟若干監司守令而下亦皆捐貲有差凡被苗饑民俾各于其地就賑尤念江漢介在省會人滿食繁倍於他郡特立勸賑之法捐多者題叙次則旌獎卽下至升斗亦無所擇又慮奉行偶乖不免中飽屏退胥役不用擇本郡紳士之賢能者以領其事不才如果亦幸謬廁其間公旣開誠布公折節加禮務使人人得盡其說故令下之日好義者聞之莫不樂輸恐後合計得粟四千石錢八十萬活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凡四萬人是役也以二日給符三日給粟男女別於途老稚從其類其有病廢不能行者則又就而與之五日而事竣無吏胥侵漁之奸無守候畱難之苦無聚集病疫之憂無遷徙廢業之患無蹈藉僵仆之慘法雖損益于

富彥國趙閭道諸公然彼當平居無事之秋委積素脩又得專心于此為力猶易公值王師雲集之日羽書旁午供億紛然乃能仰體

皇仁多方賑恤上之無損于國下之有裨于民使流離饑餓者不致轉死溝壑變啼號為頌禱化災沴為祥和較之管人抑更有難焉者自公之撫吾楚也造福者不獨救菑一事即救菑亦不獨江漢為然豐功偉烈自有史官書之果夙荷知遇獲效奔走于下執事而漢陽又為父母之邦慶邦人之蒙

其休澤也故不揣固陋特述其所見者再拜手額而為之頌曰滔滔江漢于海朝宗底績既久何為洶洶咎稱澤國今乃龍宮舟行樹杪蛙產竈中流離載道扶老携童巢居露宿菜色鰥容田廬蕩盡杼柚其空羅玉炊桂雨金莫供謂天蓋高呼顛難通誰為我撫曰有張公望洋與歎念切哀鴻饑溺由已痼瘼乃躬

聖主南顧宵旰忡忡公曰臣職敢厯宸衷上籌國計下憫民窮捐貲勸賑善與人同開誠

宣諭朝令夕從胥吏是黜卿士是庸法簡而密惠普而公嗷嗷枵腹飽餐陳紅野無胠篋行有宿舂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四

七

啼號不作其樂融融翳桑餓者祝効華封堯水湯旱盛世常逢撫綏有道化凶為豐必果作頌匪揚公功以告後人繼此芳蹤

箴

漢楊雄荊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晉李克學箴

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大乎聖人是以物必有宗事必有主見形者衆及道者尠逐迹愈篤離本逾遠遂使異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矣作學箴詞曰茫茫太古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跡未顯賢名不彰迨此鼓腹

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闇實思明匪予求
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為公大庭倡基義農弘贊大
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物同塵
而人罔借亂爰及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
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
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
由于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
亦既脩矯亦既深雕琢生文抑揚成音羣龍騁技
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靡不動化罔不
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縱欲以越禮不知希競
之為病違彼彞途而遵此險徑狡兔凌崗游魚遁
川至曠深妙大象幽元棄餌收罟而責功蹄筌失
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攷異徵詞拔本塞源遁跡永
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彞運
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
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為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
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
去其害仁義者而已方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
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况乎制行
復禮克已風人司箴敬貽君子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四

八

明廖道南應檀修程門立雪箴

於皇孔聖夢見周
公仰思坐旦道行

志同肆若孟氏隱几而臥達則兼善才高王佐道行
于有宋水落星奎二程崛起伯仲名齊明道學孔
中和純粹定性知命俯仰無愧伊川希孟嚴毅剛
正直躬弗屈天曠其性海內群彥鼓篋及門傳心
講學浩氣恒存游氏定夫睟然德宇從事扶溝師
門見與楊公中立天資燮曠載道而南殊可嘉尚
元冥司令積雪盈庭二君列侍月弄風吟睠茲畫
圖宛然心目若孔鑄頰仰鑽瞻忽寥寥千載吾誰
與歸惟警菴公為南楚師教以躬行道由心契月
岩講學嶽麓游藝秉鐸黃陂追踪二程夢寐見之
景懷儀刑惟予小子夙欽高蹈至人神交敬我
精奧顧圖思義歲寒雪零希賢希聖為座右箴

湖廣通志卷之第五十四

終